

日头懒洋洋地钻入西山,锄了一后晌麦苗的男女社员就地围拢在一起,拿着记工本等着政治队长记工。他们嘴里喊着,眼窝盯着,让队长记上自家的名字。只要能被记上名字,就意味着能得到工分,春秋两季就能分到口粮。

记完工,姓孙的政治队长站起来,对正欲收工的社员们说:“明个上午,大队贫协韩主任亲自押着四类分子牛富贵戴着高帽来地里游行,要求每个社员都做批判发言,希望大伙今黑了做好准备,明个人发言,把四类分子牛富贵彻底斗臭,永世不得翻身。”

那年头,大队除革委会主任,就属贫协主任权威大,说一不二。

“孙队长,真不巧,额屋里罐底朝天了,要到娘邻村磨面,求你准额一天假。”丑女掂着锄头,凑到他跟前,小声嗫嚅着。丑女嫁到本队十几年了,命苦。嫁来没出一个月,刚过四十的公公就因病谢世,塌下一屁股饥荒,给她丢下两个还未成人的小叔小姑,婚后不几年她又开了三次怀,加上成年瘫痪在炕上的婆婆,就靠她和男人挣工分养活大小八张嘴。这么多年来,他俩把工分看得比命还重,从未耽误过一晌,今个是咋啦,竟舍得耽搁一天。

政治队长为难地发话:“按理,你告假是大姑娘上轿头一回,该允,可大队贫协韩主任下了死命令,必须人人到场搞批判,你看这——要不,过了明个,你告几天假都行,额准就是了。”

“这咋行,总不能让一大家子把嘴挂起来?再说,额炕上还有个瘫痪,你就抬抬手吧。”

“不是额跟你过不去,是韩主任下的死命令。”政治队长一脸为难,“不参加批判

会,就是阶级路线不清,必须受到制裁。”

“咋个制裁法?”丑女头一歪,眼窝扑闪了几下,追问道。

孙队长说,韩主任指示,社员们要能积极参加批判会,说明觉悟高,除照常记分外,再加倍多记一天工分,要是不参加,说明觉悟低,扣三天工分。

“好悬,韩贫协恁狠,这不是要人命吗!”一向把工分看得比磨盘还大的丑女嘴里喷出满肚子的不满。

孙队长伸出五个指头在丑女面前晃了又晃:“额还不晓得你?心痛了吧。实在不行,先跟邻居借两瓢面救个急,多出一天顶两天,少出一天扣三天,一反一正,就是五个劳动日,你划算划算,哪头轻哪头重?”

“孙队长,你说得在理,可额不想向别人张嘴,还是告一天假吧,损失几个劳动日我认了。”丑女踌躇片刻,拿定了主意,语气硬得像铁匠的锤砸在地上。

丑女能下这么狠的心,只有自己心里清楚原因是啥。

十年前,丑女生下头胎,那年腊月,水瓮冻得非拿大石头砸开冰凌才能舀到水的份儿,丑女不得不左手掂着盛满婆婆屎布片子的篮子,右手拖着刚满两岁的娃子,到村东河滩水磨坊的水渠里清洗脏物。

靠水吃水,河湾村座落在涑水河边,相传早在一千多年前的宋朝,村民们就用沙石垒成堰,把河里的水引到渠里,在有落差的地方修起水磨坊,用于磨面,避免了驴拉人推之苦,凭这十里八村有闺女的家户都想把闺女嫁到这里。

水磨坊是水的世界。水渠里的水顺着木槽跌到木轮上,把木轮打得飞转,两岁的娃子眼窝死死盯着飞转的木轮,稀奇得不得了,探出身子想把小手伸入水里试试凉

不凉。没料到,脚下的条石上满是冰凌,娃子脚一滑,身子跌落在木槽里,被急流而下的水冲到堰下的水潭里。

丑女慌得连声惊叫,跑到堰下的水潭旁,看见娃子黑头发在上下波动的水面上一起一伏,就可着嗓门吼喊:“来人呀,来人呀,额娃掉进水潭里啦。”

一个黑影从丑女身后闪出,扑通跳入水里。水潭不算太深,只见那人扑腾到娃子跟前,一支胳膊夹起娃子,一支胳膊拨着水走上岸,朝丑女吼了一句:“外面冷,娃受不了,快进屋暖和暖和。”边说边夹着娃子爬到堰上,跳过水渠,拐过磨坊屋子的山墙,想往屋子里钻。

屋子是专为磨坊配套盖的临时性建筑,仅有两间,一间安放和外面木轮连接在一起的轴,一间安放一副石磨,用专用皮带把转动的轴和石磨的从动轮连接起来,带动石磨旋转磨面。

前日,生产队把石磨挪在一旁,安了台榨花机,要突击把产下的棉花榨出来,交售给国家。因榨花是个白日黑夜连轴转的苦活,社员们都不愿意干。恰好在外面上学的地主崽子牛富贵回村,队里觉得这颗软柿子好捏,就派他到水磨坊压棉花。昨日,渠里水足,轮子转得快,为赶活,他熬了个通夜。今个晌午干活时,他疲惫缠身,迷迷糊糊。为了提神,他点起一锅旱烟,刚抽了几口,就听见外面喊得不是人声。他把烟锅往旁边一扔,冲出屋子,看见邻居丑女站在堰下水潭旁叫喊,水里漂着一撮黑头发,情知有人栽到水里,顾不得脱衣裳,跳入水里救人。人救出来了,可万万没想到,屋里冒出滚滚的浓烟,不用说,刚才他急着往外跑,扔烟锅时把火星溅到刚弹好的皮棉上。

“出事了。”牛富贵转过身,把浑身湿透

的娃子往丑女怀里一塞,冲进屋里,抡起扫帚扑打火苗,怎奈棉花是易燃物,紧救慢救,堆在墙边弹好的一大堆皮棉还是被烧成一地黑灰。

村里的头头闻讯赶来,不由分说,把牛富贵扭送到公社,没几天以破坏集体财产判了牛富贵十年徒刑。

这些年来,丑女一直后悔当时没能当牛富贵的面说上一句感谢的话。前几日,听说牛富贵刑满回来了,她想专门磨点白面,蒸上几盘当地只有老辈人才有资格享用的油芯馍,给牛富贵送去。没承想,村里却把他列为四类分子进行批斗。刚才收工时,孙队长一宣布要在地里批斗牛富贵。她的心像是被野猫挠得生疼生疼。她想,人要有良心,牛富贵救了额的娃子,就是额的恩人。知恩不报不是人干的事,咋能肉脸对肉脸看恩人遭批斗?

回到自家门前,丑女意外看见在镇上读初中的娃子在街门口站着。娃子见母亲回来,跑到她面前说:“嫲,明个学校放假,额跟你上地干活挣工分。”

丑女把娃子搂在怀里,眼里浮现出牛富贵夹着湿漉漉的娃子走出水潭的情景,对娃子说:“好娃哩,额已告好了假,明个你跟额去邻村磨面,咱家要好好蒸几个油芯馍,送给恩人。”

·小说·

告假

◆刘玉栋

·乔中岳系列散文之一·

回

家

1947年秋末,解放运城的枪炮声隆隆作响,硝烟笼罩在整个运城上空。

一个瘦弱干瘪的男婴呱呱坠地,躺在母亲的怀抱里,发出微弱的断断续续的哭声,显得有气无力。惊恐不安的母亲,脸色格外苍白憔悴,听着窗外传来的爆炸声与房屋的倒塌声,颤抖的手把婴儿越抱越紧……

襁褓中的婴儿就是我,小名叫东立。母亲身旁还站着一个不满10岁的小男孩,他就是我的二哥,小名陈立。

家中无粮,母亲无奶,胆大倔强的二哥,竟然敢在被炮弹轰炸过的废墟

里、瓦砾旁,捡些能吃的东西、生活用品和稀奇玩意。他把这些东西换成米、面、油、盐等,给母亲和待哺的弟弟充饥。母亲常是把小米捣碎,再熬成米糊加些白糖,给婴儿填补。经过母亲的精心喂养,终于把奄奄一息的我拯救过来,艰难地度过了满月。

那时正值国共反目,生父王亦祥因为是国民党绛县党部书记长,在绛县解放前夕秘密外走,不知去向;大哥王安溟长期在外参加民主革命运动,很少与家里联系;家人当中,和母子三人同在运城避难的只有爷爷。

爷爷名叫王兰溪,清末举人,同盟会会员,学识渊博,能诗会画,著名书法家,一生“正襟危坐读书,伏案挥毫弄墨”,行走于闹市而不左顾右盼,基本上属于“两耳不闻窗外事,一心只读圣贤书”类型的人。当时,处于战乱的运城,家家户户吃了上顿没下顿,整日担惊受怕,随时准备搬移,可爷爷仍是过去在家时的作风,一饿了就叫孙子:“陈立,给我拿点吃的去!”他哪里知道这些吃的,全靠不满十岁的孙子满城奔波,进东家出西家讨换而来。母亲对公公非常孝敬,常常偏食于他,这可苦了二哥。有时候,当爷爷叫二哥找吃的时候,他索性赌气站在院子里说:“我不去!要吃你就吃那堆书去吧。”说着,就一溜烟跑了出去。

那时,这个家主要靠这个不懂事的孩子来支撑,当然也不能忘记许多好心人的相助。

这样的家境越来越难以维持,看着母亲怀中的婴儿有气无力的样子,好心的邻居暗中为婴儿联系了一家奶妈,每天抱去吃一次奶,而且不要钱。全家人喜出望外,感激涕零,可是大约十天过后,邻居便提出,能否将襁褓中的婴儿送给奶妈家。这下可惹怒了爷爷,他严辞回绝了好心的邻居,母亲更是舍不得将孩子送给他人,内心非常感激公公的决定,从此便断绝了孩子的奶路。

爷爷写了好些条幅、字画,让孙子去卖。在那混乱的运城,谁还有买字画的心情?看着那堆卖不出去的字画,爷爷连声叹息。母亲虽

揽了些缝补洗衣等针线活,但是怎么也阻止不住婴儿上气不接下气的哭闹声,承揽的活只好作罢。

在运城避难的日子里,一家人饱尝了战乱之苦,受尽了人间磨难。面对嗷嗷待哺的儿子,母亲实在无法在运城待下去了。她说:“我死也要把孩子抱回绛县老家。”

那时已进入十月天气,凉风飕飕,寒气袭人。既没有回家的汽车,也找不到顺路的马车,老的老小的小,抱着婴儿还要背着行李,怎么办?母亲坚定地说:“没有车我们就走着回,说不定在路上还能遇见贵人哩。”于是,一家人踏上了归乡之路。

还真应验了母亲的话,天黑前他们来到一个村庄,敲开了一个古香古色的大门。不知是被爷爷慈眉善目的人文气质所打动,还是怜悯母亲怀里的婴儿,这家主人愉快地接受了一家老小,并安排住下。第二天,爷爷特留下了一幅字画,以报答主人的盛情款待。

开始几天的行走虽累了些,但晚上却没有受冻。后来的几日,裹着小脚的母亲实在走不动了,想借人家暂且住下缓缓再说。他们走村串户希望能找到一个好人家,谁知都未能如愿。

一日,一家人来到离闹喜不远的的一个集镇上。这里商铺林立,香客簇拥,很是繁华。当时,镇上正在建造一座牌楼,主体工程已基本完工,只是匾牌尚未题字。爷爷上前观看片刻,遂施礼与头人交谈。经允许后,爷爷拿出纸笔,站在坊下稍加停顿,挥毫写下“物华天宝”四个大字。他那“浑厚而不拘谨,洒脱而有气度”的大字,赢得了围观人齐声喝采。

镇上的头人热情地接待了我们一家并待为上宾,还诚恳地挽留我们住宿三日。期间,登门讨字者络绎不绝,爷爷名声大振。临走时,镇上的文人墨客频频行礼,拱手相送,一家人喜出

(下转 B2 版)



古俾光風

文学副刊 第67期 绛县作协主办
编辑:芳菲 邮箱:375984470@qq.com